



Goethe in chinesischer  
Übersetzung und Forschung  
(1878-2008)  
Eine kommentierte Bibliographie

# 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 (1878-2008)

Wissenschaftlich ermittelt und herausgegeben von  
Gu, Zhengxiang

顾正祥 编著



von G. M. Kraus gezeichnet. Zu Weimar aus. 1776.

D. J. W. Goeth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Goethe in chinesischer  
Übersetzung und Forschung  
(1878-2008)  
Eine kommentierte Bibliographie  
Wissenschaftlich ermittelt und herausgegeben von  
**Gu, Zhengxiang**

# 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 (1878-2008)

顾正祥 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1878~2008)/顾正祥编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

ISBN 978-7-80211-823-2

I. 歌...

II. 顾...

III. ①歌德,J. W. V. (1749~1832) - 作品 - 译本 - 图书目录 - 中国 - 1878~2008

②歌德,J. W. V. (1749~1832) - 作品 - 研究 - 图书目录 - 中国 - 1878~2008

IV. Z839.1:I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0898号

---

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1878~2008) Goethe in chinesischer Übersetzung und Forschung (1878~2008)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董 巍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236 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6(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16

字 数 730千字

印 张 3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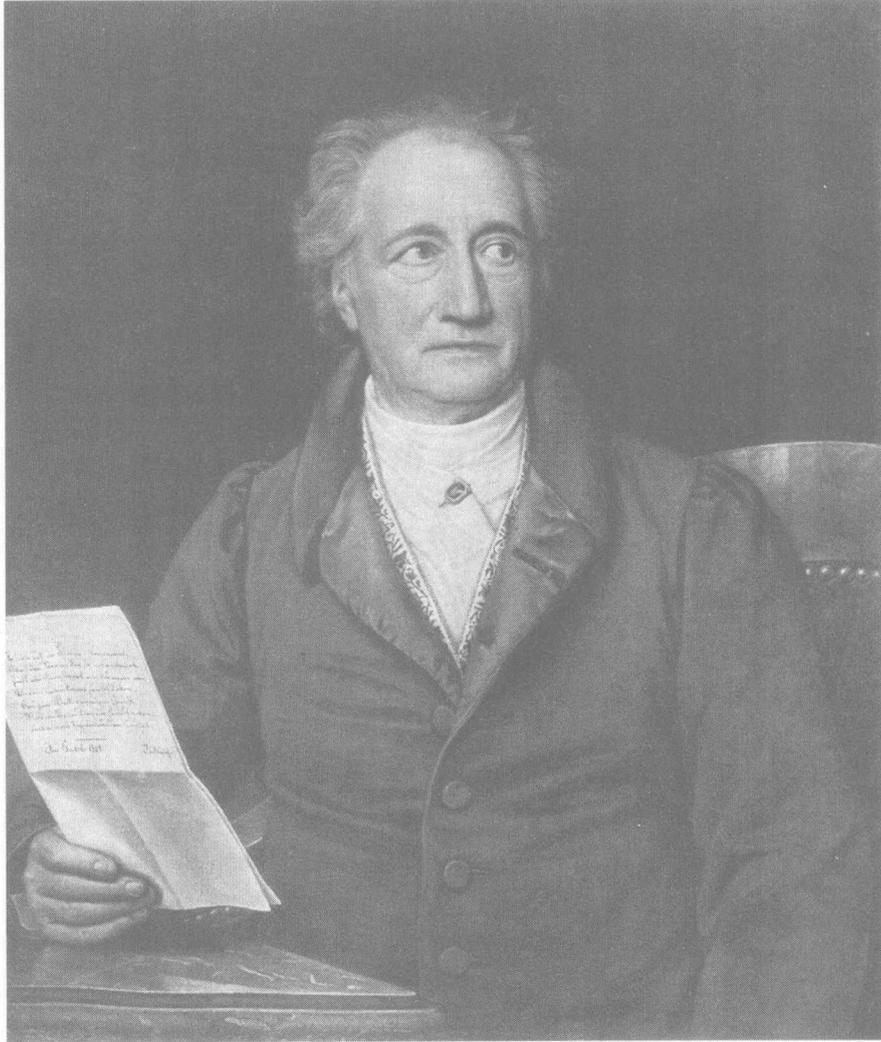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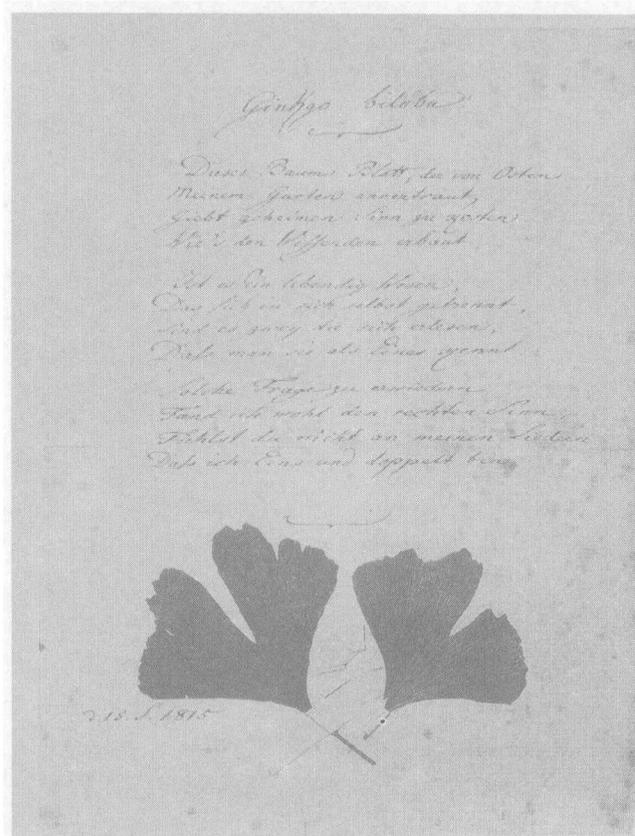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歌德肖像(油画), 慕尼黑宫廷画家  
Joseph Karl Stieler作(1828年)



歌德“银杏”一诗的誊清稿，作于 1815 年 9 月 15 日。最早刊于 1819 年版的《西东合集》第 131 页。银杏原产于中国和日本。手稿上的两枚银杏叶是歌德自己粘贴上的。

鸣谢下列单位和个人的慷慨赞助

**Danksagung an Personen und Institutionen,  
die das Projekt finanziell unterstützt haben**

德国巴符州中国友协  
德国东亚学术论坛  
德国蒂宾根大学 + 蒂宾根大学汉学系  
德国魏玛古典文学基金会  
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  
上海图书馆

Die China-Gesellschaft Baden-Württemberg, Vorsitzender: Prof. Dr. Horst Sund  
Deutsch-ostasiatisches Wissenschaftsforum (Tübingen), aus Mitteln des  
Ministeriums für Wissenschaft, Forschung und Kunst Baden-Württemberg  
Universität Tübingen, Institut für Sinologie und Koreanistik  
Klassik Stiftung Weimar  
Chine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as Shanghaier  
Forschungszentrum der fächerübergreifenden Wissenschaften  
Prof. Dr. Günther Debon (1921-2006),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Dr. Karin Moser von Filseck, Universität Tübingen

鸣谢下列个人协助编写

**Personen, die bei der Durchführung des Projekts geholfen haben**

Dr. Martina Eicheldinger, Goethe-Wörterbuch Zweigstelle Tübingen  
Dr. Horst Fleig, Goethe-Wörterbuch Zweigstelle Tübingen  
Prof. Dr. Armin Paul Frank,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Dr. Volker Probst, Ernst Barlach-Museen, Güstrow  
Dr. Siegfried Seifert, Klassik Stiftung Weimar  
钱春绮, 翻译家  
余匡复,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廖晓帆, 上海  
龚雪英, 国家图书馆  
顾正平, 笔者亲属  
莫渝 (林良雅)、李魁贤、胡功泽, 台湾

鸣谢下列个人对本项目的支持

**Personen, die das Projekt auf unterschiedliche Weise unterstützt haben**

Prof. Dr. Heinz-Dieter Assmann, Prof. Dr. Lothar Ehrlich, Thomas Gaiser, M.A.  
Dr. habil. Jochen Golz, Prof. Dr. Achim Mittag, Prof. Dr. Klaus-Detlef Müller  
Prof. Dr. Knut Wolfgang Nörr, Prof. Dr. Eberhard Schaich  
PD Dr. Dennis Schilling; Prof. Dr. Hans Ulrich Vogel  
PD Dr. Hartmut Walravens, Prof. Yang Wuneng

内页设计 Layout

Peter Gietz, M.A., DAASI International GmbH, Tübingen

## 自序

歌德是德国，也是世界文学中举世瞩目的大作家，通常人们把他跟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歌德的在华译介史，始于清末年间，已逾百年。大体可分五个时期，即“早期”(1922年以前)、“第一次翻译高潮”(1922-1937年)、“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37-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后不久”(1949-1979年)、“改革开放的国策推行以来——第二次翻译和研究高潮”(1980-)。早期，除歌德介绍的先驱李凤苞之外，还有活跃于上世纪初的辜鸿铭、王国维、苏曼殊、赵必振、马君武、应时(应溥泉)、王光祈、仲遥和鲁迅等。他们的译介虽值得称道，却仅限于辞书里的个别条目，报刊上的零星文章、个别诗章和少数作品的片断等，因此还未形成气候。真正称得上歌德译介开山祖师，非郭沫若莫属。因为是他与田汉、宗白华一起，在五四运动之后大声疾呼，要把歌德的名作有系统地一一介绍过来，并身体力行，率先译出歌德名作《少年维特的烦恼》(1922年)，六年后又译出巨著《浮士德》第一部，这才奠定了歌德中文译介的基石，拉开了歌德译介的大幕，并随即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高潮。至1930年的八年间，小说《维特》仅泰东书局一家就出了15版之多，足见一斑。这期间，值得一提的还有汤元吉译的《史推拉》Stella (1925)和《克拉维歌》Clavigo (1926)两个剧本。可惜，在后来国难当头的抗战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歌德译介大不如前，这里就不作详述了。

应该怎样来评价建国后的十七年呢？这也许还是个多少有点儿敏感的论题。但笔者深信，在思想解放的今天，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是不可能的。文革前的十七年与文革十年，虽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却不难发现，德语译坛和学界的低迷几乎不相上下，而歌德的遭遇尤为寂寞。请看，十七年中仅有三本郭老一家的旧译重版，并无他人他译问世。充其量还有某诗选里几首零星译诗和某文选里的一篇小说。评论文字就更寥若晨星了！那年头，一味强调工农兵，“洋为中用”的方针并未得到认真贯彻。另一重要因素是受计划经济的钳制。世界文学浩如烟海，全国却只有北京、上海的二三家专业出版社被允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更何况它们每年出多少书，出谁的书也都是“计划”好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这段时间大陆的歌德译介竟落后于台湾。如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在大陆，仅二十年代郭译的重版一种，别无他译。而在台湾竟有十种译本面世。

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开放，歌德译介才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潮，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主要表现在：

- 一是出版社之多。拙著所收录的书目并非歌德译介的全部，它们的出版社就已遍布全国各地。从大陆到港台澳，从南国海口到北疆的哈尔滨，从新疆的乌鲁木齐到西藏高原的拉萨，涵盖最边远、最内地的省市。发表论文的报刊杂志更是不计其数。除外语、外国文学、中外交流等文艺杂志和大专院校的学报校刊以外，还有些跟歌德似乎没多大关系的刊物，诸如《金融管理与研究》、《音乐爱好者》、《山西老年》、《游泳》、《安徽消防》、《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中国穆斯林》、《回族研究》、《好家长》、《家教博览》等也来加盟。
- 二是译者、作者和编者人数之众，他们再不是屈指可数，而是数以百千计。如今，郭沫若被尊为译介歌德的开山祖师，有泰斗之称的冯至，与张威廉、董问樵、杨武能

一起曾先后荣获德国政府或文化机构的功勋勋章。此外,从周学普、陈铨、宗白华、朱光潜、梁宗岱、刘思慕到钱春绮、侯俊吉、余匡复、高中甫、叶廷芳、章国峰、张荣昌、韩耀成、关惠文、绿原、魏家国、李清华、韩世钟、张载扬、黄明嘉、米尚志、赵干龙、樊修章、卫茂平、叶隼等都是名噪译坛或学界的功臣。这其中,尤以钱老难能可贵。自五十年代弃医从文,沦为“无业”人员。虽无缘留洋,却无怨无悔。身居斗室,潜心于德国古典名家,特别是歌德、海涅的译介。锲而不舍,终成大业。译著等身,蔚为大观,居入选各选本之首。又闻樊老先生,在与命运的抗争中译出《浮士德》和《歌德诗选》,令人不无钦佩。至于那些崭露头角的新手,举不胜举,只好付之阙如了。

- 三是对歌德的评价。应该指出,建国后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歌德的头上一直戴着不该有的紧箍咒。那时,恩格斯的话成了金科玉律。先把歌德高高地举上天,说他是“最伟大的德国人”、“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鄙视世界的天才”,又对他重重地抽上一鞭子,说他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不少人惯于引经据典,为他贴上“资产阶级的代表”、“庸人”、“渺小”、“保守性”、“鄙俗气”、“反对革命”等等的标签。还有人对他的恋爱经历和恪守魏玛宫廷礼节颇有微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歌德的评价也有了较大的转变,对导师的话也提出了质疑。于是,我们的歌德不再蒙垢受辱,不但被称为世界文学的大文豪,而且是大思想家,是“一位眼观宇宙万物,胸怀全世界和全人类,巍然耸立于天地之间的大哲和精神巨人”(杨武能语)。顺便说一下,伟人和庸人是冰炭不相容的两个范畴,把它们同时套在歌德的头上,是极不公平的。一个伟大人物,他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决不至于又是个市侩庸人,一个市侩庸人也不可能同时又是个伟大人物。歌德的一些生活事例越来越多地被刊登在我国中小学生或幼儿教育杂志上,它说明,不仅歌德的著作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歌德的人格,歌德的处世为人,也成了我们素质教育的材料,对我们也不无启示。
- 四是出版种类和题材之丰。诗歌(抒情诗,叙事诗)、小说(长篇,中篇,短篇)、童话、散文、戏剧,文艺评论,书信、格言、甚至绘画,种类繁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石家庄的河北教育出版社分别推出的六卷本、十卷本和十四卷本的《歌德文集》,不同程度地囊括了歌德文艺类各种题材的代表作,代表了当今国内歌德译介的最高水平。郭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畅销半个多世纪,在完成了历史使命之后,如今退居二线,不再独霸天下。新译本纷至沓来,至本世纪初,已有好几十种。我们还欣喜地看到,这几年,除了“维特热”、“浮士德热”之外,还出现了《歌德自传》热和《歌德谈话录》热。人们在不断地解剖或者说挖掘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余匡复的专著《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还被列为国家社科八五规划基金项目。
- 五是普及之广。歌德作品不再囿于象牙塔内,为少数人欣赏,可以说正进入寻常百姓家。歌德条目几乎被列入所有中文版文史哲、美学、教育学等辞书和手册,歌德作品被收进不知其数的文学选本,有的还作为领导干部的参考读物、普通公民的修养读物,被列入大中小学的课外阅读或必读书籍,不少诗文还被编入了中小学课本。近闻《少年维特的烦恼》将被制成音响出版物发行,更是可喜可贺。

面对这幅繁荣景象，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中国的歌德译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以无愧地告慰歌德译介的先贤，他们的宿愿、宏愿正一步步地实现。此乃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翻译家和研究家辛勤劳动的结晶。也应归功于无数志士仁人的推波助澜及几百家、上千家参与出版的报刊杂志和出版社的远见卓识。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大文豪歌德才在遥远的东方古国安家落户，才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精神财富。

经过我国几代学者的努力，翻译、研究歌德的文献资料已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特别是杨武能教授的专著《歌德与中国》（三联书店 1991 年），对歌德的在华译介史作了专题探讨。新近问世的《中国翻译通史》（马祖毅等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2 月）第 2 卷“外国文学在中国篇”第 6 章，阐述德奥文学包括歌德的在华译介，资料丰富，评述作家和作品也甚公允。<sup>1</sup> 然而，我国还没有一部哪怕是薄薄的、却是单独出版的歌德书目。笔者虽不才，从事德语、德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却已数十年。七年前，在独立完成《中国诗德语翻译总目》这一德国科协(DFG)的科研项目之后，竟异想天开，再鼓余勇，马不停蹄地投入中德、德中比较文学领域里的另一场攻坚战——《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的编纂，旨在科学地、系统地总结包括台湾在内的百余歌德翻译史和学术史，为更好地继承伟大诗人歌德丰富的文学和精神财富作一份贡献；旨在为中德两国的日耳曼学者、歌德爱好者和研究家、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足以反映我国迄今为止翻译研究歌德成果的、可供查阅的详备的工具书。并为我国歌德译介的前辈拓荒者，为孜孜不倦、心犁笔耕的我国几代学者，为我的学长和同行的辛勤劳动和卓越贡献，也为这些成果的催生婆——各家出版社树碑立传。

歌德作品的中文译文，除译著之外，主要散见于我国历年出版的大量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西方文学、欧洲文学和德国文学的选本、汇编中。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除专著以外，多半分布在数不胜数的辞书、教科书、文学史、论文集以及报刊杂志中。不言而喻，这些辞书、选本和杂志都需要在翻阅之后才知，里面究竟有没有收进或收进了哪些歌德的作品，因而，这里的每个条目，都是笔者深山探宝的收获。全书亦编、亦译、亦注，集三者为一体。说它是编，不是现成资料的汇总，而是要上下求索，逐一查找，累计起来，竟有手稿大大小小十来本；说它是译，是因为要把全书的每条中文标题，特别是每条中文论著和论文目都译成德文；说它是注，是因为每条中文译目，都注上了德文原文，间或还加上了一些笔者的看法。这种体例的书目国内恐怕还没有。笔者沿用的是本人在海外出版的《中国诗德语翻译总目》（斯图加特，2002 年初版），只是课题和研究方向不同而已，因而视之为它的姐妹作。它同时又是笔者退休前的封笔之作。为了尽力反映歌德译介的巨大成就，笔者倾注了整整七年的心血，投入了毕生的知识积累。编纂的全过程大体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偏重于资料的搜索和甄别，博采广收，并着手查

<sup>1</sup> 其美中不足的是，缺了对建国后十七年的评价。又不该遗漏了诗人荷尔德林。之所以不该，是因为荷尔德林在德国文学史，尤其在抒情诗领域卓然不群，敢与歌德比高下。又因为他在中国读者中已不再那么陌生。仅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十余年间，至少有以下六部汉译和专著问世：荷尔德林诗选，顾正祥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荷尔德林诗的阐释，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 年初版，2002 年再印；烟雨故园路·荷尔德林书信选，张红艳译，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年；塔楼之诗，先刚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年；荷尔德林的新神话，海德格尔等著，莫光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4 年。此外，单篇散译和论文也可如数家珍。

找和核对原文。第二阶段偏重于原文的查核和中文标题的德译，一边继续搜索资料，直至截稿。谈到资料搜索的难度，从出版地的分布看，港台澳的书目比大陆的书目难找；因为港台澳大陆缺藏多；从出版时间看，民国时期的书目比当代书目难觅，因为民国时期的书纸质松脆，正在或即将制成胶卷；从出版物的种类看，报刊杂志较书籍难找，因为报刊杂志的收藏都不易齐全，多人集书目较单人集书目难找，因为这些书目并不告诉你里面有没有歌德的作品。令笔者困惑的是，冯至著《歌德传》（书讯见 1932 年 3 月 22 日《葛德纪念特刊》和 1933 年张月超著的《歌德评传》）和张嘉谋译《德国名诗选译》，上海国际画报社 1934 年出版（书讯见 Bauer, 页 173, 书号 04516）均“踏破铁鞋无觅处”。又如网页中的一则书目（《亲合力》，周静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世界文学名著经典，第三辑，2001 年初版，2002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却无一家图书馆收藏，打电话到出版社核实，答复是“子虚乌有”。

至于译作之原文的锁定，笔者虽说身居原文的“源头”，却也并不轻松。且不说离原作甚远的意译，有时，即便是德语专门家的译文，也令笔者一头雾水，在此略举数例：

原诗 Original	译文 1 Übers. 1	译文 2 Übers. 2
Vom Berge Mut	如果我, 亲爱的丽莉, 不爱你 冰上人生	下山 勇气
An des lust'gen Brunnens Rand Legende „In der Wüsten ein heiliger Mann“	我不知道为何要停留 一位圣徒在荒野里面	在快活的泉水边上 传说
Mit einem gemalten Band Es geht einer nach dem andern hin	赠彩绘的缎带 一个接着一个走	情丝 告诫
Was bedeutet die Bewegung Die Bekehrte	啊, 从哪里来的狂喜欢腾? 钟情的牧羊女	东风之歌 回心转意

乍看，你一定会以为它们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首诗。遇到这种情况，原著后所列的详目就无济于事，译诗与原诗的对号入座，说不定会旷日持久，甚至一拖数月、几年。何以如此？我想，除了由于译家们的译笔异彩纷呈以外，还因为：

- 有的未译原诗的标题，而把原诗的第一句译成标题；
- 组诗的译文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全译，用的是组诗的标题，有的只译其中一首或几首，只用那一首或那几首的标题，而未注明组诗的标题。同一组诗也有不同的标题，如玛里扬巴特哀歌 *Marienbader Elegie* 爱欲三部曲 *Trilogie der Leidenschaft*；
- 原诗无标题，这通常指二行或四行一诗的格言警句或题赠诗，译者往往把首句译作标题。有些选本的编者还喜欢把人家的东西斩头去尾，以至面目全非。

面对这重重困难，时而山穷水尽，时而柳暗花明。尽管殚精竭虑，还凝聚了不少中外友人的智能和无私奉献，仍非尽善尽美，仍有遗珠之憾，仍会有不少错愕，仍不十分体面，仍失之于粗糙。但它毕竟是笔者的呕心沥血之作，就让它当作奉献给生我养我的中华古国和我诚爱的德意志第二故乡的一份薄礼，并化作友谊和理解的桥梁；就让它当作向在校时曾以一片爱心呵护过我，并对我寄予过厚望的师长们所交的一份考卷；当作歌德百余年在华译介的一次初步的回顾和总结。令笔者感到欣慰的是，堪称中国权威出版

社之一的中央编译社接纳拙稿，且在普遍强调经济效益的今天，待我不薄。我与责编董巍先生无数次的国际长途通话也始终十分愉快。德国斯图加特著名的 Anton Hiersemann 学术出版社同意，向德、瑞、奥等德语地区高校和州图书馆代为发行若干册，解决了目前尚待解决的图书跨国流通的大问题。德国歌德协会魏玛总部，图宾根大学东亚学术论坛等单位表示将举行新书发布会或研讨会，更添文坛佳话。魏玛版的歌德全集有 143 卷之多，该译而未译的著作何其多！但愿拙著能为推动歌德作品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接受作一份小小的贡献。

### 读者须知

- 考虑到本书在中德两国发行，全书以汉语为主，汉德并举。因编纂时间及篇幅限制等原因，出版社、丛书名和注释等部分的德译从略。
- 本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译文目”，下卷为“研究目”。在“译文目”中，按不同体裁分出诗歌、散文、戏剧、书信等子目。在“研究目”中，也分门别类地列出辞书、专集、合集、文学史和报刊杂志等子目。避免胡子眉毛一把抓。
- 全书各栏目以编年史顺序编号排列，以彰显历史演变之脉络。出版月份忽略不计。同一年内出版的书刊目录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各条书目内的诗标题或章节的标题按中文原书内的顺序排列。
- 每条书目的排列顺序为书名、主编者、作者或译者名、出版地、出版社和出版年、丛书名、页数和印数(有不详者例外)；每条论文目的排列顺序为论文标题、作者、发表期刊。
- 每一条书目下详列诗文标题、译者或作者及其所在版本的页码(仅格言目例外)。标题相同，内容不同的诗注明首句。“专集”一项还列出每本专著的目次，让读者略知其要，进而观其堂奥。
- 各栏的译者、作者、编者目及出版社或期刊目均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原文目按德语标题的字母顺序排列(句首的冠词忽略不计，ä = ae, ö = oe, ü = ue)。各条目皆附序号供检索。
- 既是工具书，不分巨细，兼收并蓄，力求完备，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在编纂过程中，版本、目录和译文类同的现象时有发生，因不详背景而未轻率地冠上“剽窃”或“盗版”的恶名，以避主观误判。旁注部分，乃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 格言的译文，一般不标出处，海阔天空，无从查找。汉译日俄欧美研究的原文涉及诸多语种，一时也难查齐。此两栏，移入附录供读者参考。
- 台版书目与大陆书目混编。
- 各栏序号中带 a、b、c 等字母者，为补编书目。
- 外文缩略语为：Aufl. = Auflage, Ausz. = Auszug, Bauer = Bauer, Wolfgang (Wiesbaden 1982), Bd. = Band, Bearb. = Bearbeiter, Hrsg. = Herausgeber, Mithrsg. = Mitherausgeber, S. = Seite, u. = und, Übers. = Übersetzer, Verf. = Verfasser, WA = Weimarer Ausgabe
- 封面和封底的歌德插画分别为 Georg Melchior Kraus 1776 年创作于魏玛的铅笔画和 Johann Gottfried Schadow 创作于 1816 年的蜡雕。

顾正祥 2008 年秋于德国 Tübingen

## Goethe und China

– eine rezeptions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sup>2</sup>

Die wechselseitigen Beziehungen *Goethe und China*, *China und Goethe* sind ein großes Thema, mit dem sich vor allem chinesische, aber auch deutsche Wissenschaftler seit geraumer Zeit befassen. Es ist auch eine kulturpolitisch wichtige und wissenschaftlich interessante Fragestellung, welche auch auf den internationalen Symposien im Jahr 1982 zum hundertfünfzigsten Todesjahr Goethes in Peking und in Heidelberg behandelt wurde.<sup>3</sup> Beim heutigen Vortrag möchte ich auf folgende Themen eingehen: 1. Seit wann ist Goethe in China bekannt? 2. Wie bekannt ist er dort und wird er dort aufgenommen? 3. Welches Goethebild haben die Chinesen? 4. Von welcher Bedeutung sind Goethe und seine Werke für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und Kulturpolitik? Auf dieser Grundlage möchte ich einen Abriss über die Vermittlung und Verbreitung von Goethes Werken in diesem fernöstlichen Land geben, und zwar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jüngsten Entwicklung der Goethe-Rezeption in China des letzten Vierteljahrhunderts, in der eine neue Wendung deutlich zu erkennen ist.

### Goethe zu China

Sehen wir jedoch zunächst einmal, wie Goethe seinerseits zu China stand. „Einen Chinesen sah ich in Rom“, schrieb Goethe einmal in einem Gedicht (*Der Chineser in Rom*<sup>4</sup>). Allerdings hatte er, so weit mir bekannt ist, keinen persönlichen Kontakt zu Chinesen. Bekanntlich war er auch niemals in China und konnte kein Chinesisch. Jedoch gab es schon vor seiner Zeit und europaweit ein lebhaftes Interesse für die chinesische Kultur, man denke nur an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 (1646-1716). Noch früher im 16. Jahrhundert waren europäische Missionare (vor allem Jesuiten) mit China in Berührung gekommen. Im Jahr 1766, als Goethe 17 war, erschien in Nürnberg der erste chinesische Roman in deutscher Übersetzung, mit dem Titel „Die angenehme Geschichte des Haoh Kjö“ (Haoh Kjö Tschwen). Dennoch kann man sagen, dass Goethe ein Wegbereiter des modernen deutschen China-Verständnisses ist. Sein starkes Interesse an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Landschaft und Dichtung ist reichlich belegt. Das früheste Zeugnis dafür ist eine Tagebuchnotiz vom 10.1.1781, und zwar mit dem zunächst etwas rätselhaft anmutenden Wortlaut „O Ouen Ouang“. Wen Wang 文王 ist der Name eines legendären weisen Königs aus der chinesischen Antike, der in der konfuzianischen Tradition eine große Rolle spielte.<sup>5</sup> Goethe benutzt den Namen des chinesischen Königs hier vermutlich als Anspielung auf Herzog Carl August in Weimar, der ihn kurz zuvor als Minister nach Weimar berufen hat.<sup>6</sup> Die in der erwähnten Notiz vorangestellte Anredeform "O" kann als Ausdruck seiner Nähe und Bewunderung zum Herrscher aus. Eine direkte Beschäftigung Goethes mit China ist jedoch erst 32 Jahre später bezeugt, und zwar wiederum in den Tagebüchern. Im Oktober 1813 vermerkt er über fünfzehn Tage hinweg (2.-16.10.1813) die Lektüre von Büchern über chinesische Geographie, Geschichte, darunter auch der berühmte Reisebericht von Marco Polo<sup>7</sup> und der bereits 1635 in Amsterdam erschienene *Neue Atlas des großen Reichs Sina* von Martin Martini [Sina war die ältere Bezeichnung für China]. In späterer Zeit las Goethe auch Übersetzungen chinesischer Gedichte, Erzählungen, Romane und Theaterstücke (wie z.B. Zhaoshi gu'er). In dem Gespräch mit Eckermann äußerte Goethe auch seine Eindrücke über chinesische Sitten, Mentalität und Dichtung, die er aus dieser Lektüre

<sup>2</sup> Vortrag gehalten auf der Mitgliederversammlung der Baden-Württembergischen China-Gesellschaft am 19. November 2004 um 18 Uhr im Schloss Hohentübingen/Fürstenzimmer, veranstaltet unter Mitwirkung des Instituts für Sinologie und Koreanistik der Universität Tübingen. Der Verfasser dankt Prof. Dr. Dr. h.c. mult. Horst Sund für die Einladung und Begrüßung und Prof. Dr. Hans Ulrich Vogel für die tatkräftige Unterstützung. Neben zahlreichen Lehrenden und Studierenden, Gästen und Freunden aus Konstanz,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hat auch der Rektor der Universität Tübingen, Prof. Dr. Dr. h.c. mult. Eberhard Schaich, an dem Vortrag teilgenommen.

<sup>3</sup> Vgl. *Goethe und China – China und Goethe: Bericht des Heidelberger Symposiums*, hrsg. v. Günther Debon und Adrian Hsia. Bern: Lang, 1985. – 215 S. (euro-sinica; 1)

<sup>4</sup> Siehe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Frankfurt/Main 1987/88, Bd. 1, S. 706.

<sup>5</sup> Über die konfuzianische Tradition war Goethe vermutlich durch die französische Sammlung *Du Halde* informiert.

<sup>6</sup> Günther Debon, *O Ouen Ouang! Zu einer Tagebuch-Notiz Goethes*, in: *Euphorion* 78 (1984), S. 464

<sup>7</sup> Reise in den Orient während der Jahre 1272 bis 1295, deutsch Leipzig 1802.

gewonnen hatte. Dabei macht er den Chinesen ein beachtliches Kompliment: Sie sind seiner Meinung nach „ein Volk, das sehr viele Ähnlichkeit mit den Deutschen hat.“ „Die Menschen denken, handeln und empfinden fast ebenso wie wir, und man fühlt sich sehr bald als ihresgleichen, nur dass bei ihnen alles klarer, reinlicher und sittlicher zugeht.“ Besonderen Eindruck macht ihm ein sitztes Liebespaar, das eine Nacht im selben Zimmer verbringt und sich die Zeit mit Gesprächen vertreibt, ohne dass irgendetwas Anstößiges passierte... Durch diese Züchtigkeit und Mäßigung in allem hat sich, wie Goethe meint, das chinesische Reich seit Jahrtausenden erhalten und wird ferner bestehen.<sup>8</sup> Im Jahre 1827 übersetzte er dann einige klassische chinesische Kurzgedichte über das Englische ins Deutsche, die im 20. Jahrhundert dann in mehrere deutschsprachige Anthologien aufgenommen wurden. Außerdem dichtete er im selben Jahr den Zyklus *Chinesisch-Deutsche Jahres- und Tageszeiten* mit 14 Gedichten, in dem er die chinesische Welt nach seiner Vorstellung und Phantasie ausgiebig darstellte. Es wird kein Zufall sein, dass die 1922 erschienene Sammlung chinesischer Gedichte von Richard Wilhelm genau denselben Titel trägt und so den Einklang mit Goethes Gedanken bezeugt.

#### Goethe in China (1878-1949)

Kommen wir nun zu unserem eigentlichen Thema: Goethe in China. Die chinesische Goethe-Rezeption begann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19. Jahrhunderts und lässt sich in vier Phasen einteilen: zunächst die Vorbereitung oder Anfangsphase, die sich von der Ersterwähnung im Jahr 1878 bis zur Übersetzung eines ersten selbständigen Goethe-Werks im Jahr 1922 erstreckte. Eine zweite Phase bildet die Entwicklung in den 1920er, 30er, und 40er Jahren, d.h. die Rezeption in der chinesischen Republikzeit. Die dritte Phase fällt in die Zeit von der Gründung der Volksrepublik 1949 bis zum Ende der Kulturrevolution 1976. Danach setzte die vierte und jüngste Phase ein, die bis heute andauert.

Zunächst zur ersten Phase. Schon vor 126 Jahren hat Goethe Eingang in China gefunden, ein Jahr später als die erste Aufnahme der diplomatischen Beziehungen der letzten chinesischen Kaiserdynastie mit dem damaligen Deutschen Reich. Der chinesische Gesandte Li Fengbao 李凤苞 erfuhr von Goethe zufällig am 29.11.1878 auf der Trauerfeier des amerikanischen Konsuls Maye Taile, der eine kritische englischsprachige Goethe-Ausgabe herausgegeben hatte, und nennt in seinem Tagebuch Goethe den „allergrößten deutschen Gelehrten“ (使德日记 Tagebuch aus der Gesandtschaft in Deutschland, S. 59). Dies ist, soweit mir bekannt ist, die früheste Erwähnung. 1898, also 20 Jahre später, wurde dann der Roman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von einem chinesischen Gelehrten namens Gu Hongming 辜鸿铭 zitiert, der lange in Europa gelebt und selbst eine englische Konfuzius-Übersetzung erstellt hatte. In seinen Erläuterungen zu dieser Übersetzung bezieht er sich unter anderem auch auf Goethe, der seiner Meinung nach ein Geistesverwandter von Konfuzius war. Bei Gu finden sich außerdem viele Zitate aus Goethes *Faust* und dem *West-östlichen Diwan*.

Zu Beginn des 20. Jahrhunderts, 1903, erschien die erste biographische Darstellung Goethes, und zwar im Rahmen eines Werks, in dem mehrere deutsche Dichter (neben Goethe unter anderem Klopstock, Schiller und Uhland) vorgestellt wurden. In den Jahren 1907 und 1908 wurde nur in kleineren Arbeiten Bezug auf Goethe genommen.<sup>9</sup> 1914 wurde dann erstmals ein Goethe-Gedicht ins Chinesische übersetzt. Es war – die Ballade *Der Erlkönig*. Sie würden vielleicht einigermaßen erstaunlich sein, Es war – die Ballade *Der Erlkönig*. Um diese Zeit waren Übersetzungen europäischer Literatur in China zwar schon sehr verbreitet, aber zunächst nur aus dem engli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Sprachbereich. Die Goethe-Rezeption kam nur schleppend in Gang. Das allererste ins Chinesische übersetzte und veröffentlichte deutsche Gedicht war übrigens nicht von Goethe, sondern von Ernst Moritz Arndt, nämlich dessen „Vaterlandslied“.<sup>10</sup> Überhaupt hatte man angesichts der politischen und wirtschaftlichen Schwäche in China damals mehr Interesse an der deutschen Technik als a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ie helfen sollte, rasch aus der Misere

---

<sup>8</sup> Goethe, Bd. 24, Gespräche mit Eckermann, Zürich u. München 1976, S. 532.

<sup>9</sup> Lu Xun 鲁迅 in einem seiner Aufsätze (摩罗诗力说) und Zhong Yao 仲遥 in seinem Essays Rückblick auf die westliche Wissenschaft seit 100 Jahren (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 über Goethe und speziell den *Faust*.

<sup>10</sup> übers. v. Wang Tao 王韬: 普法战纪 im Rahmen von dessen Werk „Notizen aus dem preußisch-französischen Krieg“, 1873.

des Landes herauszukommen. Dies zeigt zum Beispiel dass die erste Delegation, die von der letzten chinesischen Kaiserdynastie nach Deutschland geschickt wurde, den Auftrag hatte, die deutsche Militärtechnik zu studieren.<sup>11</sup>

Eine erste Blüte der Goethe-Rezeption in China kam nach dem Ausbruch der mit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vergleichbaren Studentenbewegung am 4. Mai 1919 in Peking, die eine verstärkte Hinwendung zur westlichen Kultur hervorrief. In diesem Zusammenhang entstand auch ein lebhaftes Interesse am Leben und Werk Goethes. Der erste chinesische Übersetzer des Romans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Guo Moruo schlug z. B. vor, „viele Fachkräfte zu mobilisieren und daraus ein Goethe-Forum zu gründen, um alle berühmten Meisterwerke von Goethe und prominente Forschungsarbeiten über Goethe in Übersetzung nach China zu bringen“.<sup>12</sup> Von diesem Zeitpunkt an wurden nicht mehr nur einzelne Gedichte und kleinere Texte Goethes übersetzt, die verstreut in chinesischen Zeitungen, Zeitschriften und Anthologien erschienen, sondern verstärkt auch größere Werke Goethes in Übersetzung veröffentlicht:

Jahr	Titel	Übersetzer	Verlag/ Zeitschrift	Anmerkung
1922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少年维特的烦恼	郭沫若	上海 泰东书局	bis 1930年 15版
1925	Stella 史推拉	汤元吉	上海 商务印书馆	文艺丛刻 乙集 77页
1926	Clavigo 克拉维歌 (五幕剧)	汤元吉	上海 商务印书馆	文艺丛刻 乙集 世界文学名著(1933年)
1926	Reinecke Fuchs 狐之神通	君朔 (伍光建) 译述	上海 商务印书馆	长诗改故事,由英转译, 1933年再版,小学生文库,180页
1928	Faust (1. Teil) 浮士德 (上卷)	郭沫若	上海 创造社出版部	世界名著选, 8 第 1-2 版
1929	Egmont 哀格蒙特(五幕悲剧)	胡仁源	上海 商务印书馆	万有文库第 1 集 汉译世界名著(1933年),147页

In den 30er Jahren erschienen dann mehrere weitere Hauptwerke Goethes, teilweise sogar in mehreren Übersetzungen:

Jahr	Titel	Übersetzer	Verlag/ Zeitschrift	Anmerkung
1930	Dichtung und Wahrheit (Ausz.) 歌德自传(节译)	张竞生	上海 世界书局	含 1 至 27 岁经历, 冠像, 123 页
1932	Torquato Tasso 泰素(第四幕)	陈天心	葛德纪念特刊	
1932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迷 娘(维廉·迈斯特的修业时代)	余文炳译 郭沫若校	上海 现代书局	选译, 120 页, 1936 年复 兴书局再版
1933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 威廉的修业时代	伍蠡甫	上海 黎明书局	
1933	Goethes berühmte Gedichte. Eine Auswahl 歌德名诗选	张传普 (张威廉)	上海 现代书局	收歌德诗 24 首,每首都 有注解,附译后记,次年 再版
1935	Götz von Berlichingen 铁手骑士葛兹 (五幕剧)	周学普	上海 商务印书馆	世界文学名著
1935	Aus meinem Leben. Dichtung und Wahrheit	梁宗岱	上海	105 页

<sup>11</sup> Vgl. 吴霓: 中国人留学史话,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页 39-40.

<sup>12</sup> 宗白华全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卷 1, 页 266.

Jahr	Titel	Übersetzer	Verlag/ Zeitschrift	Anmerkung
1936	诗与真 Aus meinem Leben. Dichtung und Wahrheit (2)	梁宗岱	商务印书馆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73 页
1936	诗与真二集 Wilhelm Meister (Kapitel 6) 维廉迈斯特 (第六章: 一个女 圣贤的自状)	伍光建	上海 商务印书馆	英汉对照本
	Wilhelm Meister 维廉·迈斯特 (长篇小说)	冯至	中华文化教育基 金会董事会编辑 委员会	
1936	Aus meinem Leben. Dichtung und Wahrheit 歌德自传	[刘]思慕	上海 生活书店	上册 1936 下册 1937 215+216 页
1937	Gespräche mit Goethe 歌德对话录(原文有删节)	周学普	上海 商务印书馆	313 页, 精装
1937	Herrmann und Dorothea 赫尔 曼与陀罗特亚 (长篇叙事诗)	周学普	上海 商务印书馆 台北 文星书店	19+204 页, 精装 1964 年

Diese Liste zeigt, dass es sich dabei um eine reiche Übersetzungsaktivität handelt, die verschiedene Gattungen von Goethes Werken umfasst.

Nicht nur Werke von Goethe, sondern auch Werke über Goethe wurde veröffentlicht. Neben zahlreichen literaturgeschichtlichen Werken, die Kapitel über Goethes Leben und Werk enthalten, wurden ihm auch mehrere Biographien gewidmet. Besonders zu erwähnen ist die Feier zum hundertsten Jahrestag seines Todes im Jahr 1932, zu deren Anlass eine Gedenkschrift gedruckt wurde. Während des Kriegs mit Japan wurde das Theaterstück *Nieder mit deiner Peitsche* gespielt, das Motive aus Goethes Roman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aufgegriffen hat, ein Zeichen dafür, dass Goethes Werk sich auch im politisch-gesellschaftlichen Leben auswirkte.

#### Goethe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seit 1949)

Von der Gründung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bis zum Ende der so genannten Kulturrevolution stagnierte die Goethe-Rezeption. In diesen knapp 30 Jahren gab es keine nennenswerte Übersetzungs- und Forschungstätigkeit. Nur ein einziges Mal wurde in dieser Zeit seine Lyrik in einer Gedichtsammlung<sup>13</sup> berücksichtigt, und soweit mir bekannt ist, entstand in diesem Zeitraum auch nur eine einzige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sup>14</sup> Freilich ist dieser Rückstand kein Zufall und ist nämlich auf die Bewertung von Marx und Engels zurückzuführen. Ich gebe Ihnen an dieser Stelle einige Sätze von Friedrich Engels über Goethe wieder, das die gesamte Goethe-Rezeption in China in dieser Periode maßgeblich geprägt und eingeschränkt hat: *So ist Goethe bald kolossal, bald kleinlich; bald trotziges, spottendes, weltverachtendes Genie, bald rücksichtsvoller genügsamer Philister. Auch Goethe war nicht imstande, die Misère zu besiegen, im Gegenteil, sie besiegte ihn, und dieser Sieg, der Misère über den grössten Deutschen ist der beste Beweis dafür, dass sie 'von innen heraus' gar nicht zu überwinden ist. ... Sein Temperament, seine Kräfte, seine ganze geistige Richtung wiesen ihn aufs praktische Leben an und das praktische Leben, das er vorfand, war miserabel. In diesem Dilemma, in einer Lebensphäre zu existieren, die er verachten musste, und doch an diese Sphäre die einzige, in welcher er sich betätigen konnte, gefesselt zu sein, in diesem Dilemma hat sich Goethe fortwährend befunden.*<sup>15</sup>

<sup>13</sup> 钱春绮: 德国诗选, 上海 1960 (Qian Chunqi: Ausgewählte deutsche Lyrik, Shanghai 1960)

<sup>14</sup> 阿英: 关于歌德作品初期的中译(Ein Bericht über die frühe Phase der chinesischen Übersetzung von Goethes Werken), 1957 年 4 月 22 日人民日报.

<sup>15</sup> Aus dem Artikel „Deutscher Sozialismus in Versen und Prosa“

Hier wird Goethe von Engels zwar als der „größte Deutsche“ bezeichnet, zugleich aber als „rücksichtsvoller, genügsamer, enger Philister“ kritisiert. Der gängigen Dogmatik beugend war während des Maoismus bis zum Ende der 1970er Jahre fast einstimmig, auch bei bedeutenden Germanisten, davon die Rede, dass sein Werk den „Konservatismus“, „die geistige Haltung der damaligen Bourgeoisie“ widerspiegle. In diesem Zusammenhang versteht sich auch, warum Goethe im damaligen China mehr oder weniger im Schatten von Heinrich Heine stand, der wegen seiner progressiven politischen Haltung von Marx und Engels hoch geschätzt wurde.<sup>16</sup>

Eine Trendwende, die eine neue Ära der Goethe-Rezeption in China einleitete, trat jedoch erst in den 1980er Jahren ein; von besonderer Bedeutung war dann Deng Xiaopings Reformpolitik, die in den vergangenen 25 Jahren in China tief greifende politische, wirtschaftliche und kulturelle Veränderungen mit sich brachte. Infolgedessen hat auch die Goethe-Rezeption eine zuvor niemals da gewesene Blüte erfahren. In diesem Zeitraum wurde so vieles von Goethe in China veröffentlicht, dass es kaum mehr zu überblicken ist. Dies gilt insbesondere für die zahlreichen Einzelveröffentlichungen von kürzeren Gedichten und Erzählungen in Zeitschriften und Sammelwerken. Hier ist eine annäherungsweise und keineswegs vollständige Bilanz von Übersetzungen einiger Goethe-Werke aus den letzten 25 Jahren:

Zeitraum	<i>Werther</i> 少年维特的烦恼	<i>Faust</i> 浮士德	<i>Wilhelm Meister</i> 维廉迈斯特	<i>Gespräche mit Goethe</i> 歌德谈话录
1980er	1	3	1	0
1990er	10	7	3	0
2000er	8	3	0	9
zusammen	29	13	4	9

In den 1980er Jahren erfuhr der *Faust* drei chinesische Ausgaben und in den 1990er Jahren sieben neue und von 2000 bis 2004 drei weitere; vom *Werther* wurden in den 1980er Jahren eine, in den 1990er Jahren mehr als zehn und von 2000 bis 2004 acht neue Ausgaben veranstaltet. Ein besonderer Erfolg waren Eckermanns *Gespräche mit Goethe*, von denen in den letzten vier bis fünf Jahren neun Übersetzungen aus chinesischer Hand erschienen! Dieses Werk wurde sogar als Schullektüre eingesetzt - als wertvolles Mittel zur geistigen Bildung chinesischer Bürger.

Dabei ist nicht nur die Anzahl der Ausgaben ausschlaggebend, sondern auch die Höhe der jeweiligen Auflage. In der Version von Yang Wuneng (Peking 1981) erlebt der *Werther* z. B. fast jedes Jahr eine neue Auflage, so dass bislang schon mehr als eine Million Exemplare gedruckt wurden. Zudem wurde eine und dieselbe Übersetzung in mehreren Verlagen oder in mehreren Reihen veröffentlicht, wie z. B. die *Faust*-Übersetzung von Dong Wenqiao und die von Lü Yuan sowie die *Werther*-Übersetzung von Yang Wuneng, die jeweils in drei bis vier verschiedenen chinesischen Verlagen verlegt wurden.

Rückblickend wurde der *Werther* seit Anfang des vorigen Jahrhunderts mehr als 45mal ins Chinesische übersetzt. Der *Faust* ist seit 1919 in mehr als 24 unterschiedlichen chinesischen Fassungen erschienen, die zum Teil immer wieder redigiert und neu aufgelegt wurden. Auch weitere wichtige Werke Goethes wie die Autobiographie *Dichtung und Wahrheit*, die Romane *Wilhelms Lehrjahre* und *Wilhelms Wanderjahre* sowie *Die Wahlverwandtschaften* liegen jeweils in acht bis zehn Versionen vor. Hier wiederum ein Überblick:

Übersetzung von Goethes Werken vor- und nach der Gründung der VR China

Werk	1902-1949	1950-2004	insgesamt
<i>Werther</i> 少年维特的烦恼	9	36	45
<i>Faust</i> 浮士德	8	16	24
<i>Die Wahlverwandtschaften</i> 亲和力	1	8	9
<i>Wilhelm Meisters Lern- u. Wanderjahre</i> 维廉迈斯特	4	6	10
<i>Dichtung und Wahrheit</i> 诗与真	4	4	8

<sup>16</sup> Acht Gedichtbände, ein Prosawerk von ihm und drei Monographien über ihn wurden ins Chinesische übersetzt und veröffentlicht.

Gespräche mit Goethe 歌德谈话录	3	10	13
----------------------------	---	----	----

Ein ebenso starkes Interesse fand die Lyrik Goethes. Ich nenne als Beispiel die zweibändige mehr als 1.000 Seiten starken *Gesammelten Gedichte Goethes* 歌德诗集(上下册), Shanghai 1982, deren erste Auflage sich schon auf 140.000 Exemplare belief. Ein anderweitiger und wichtiger Vermittlungskanal für Goethes Werke sind die zahlreichen, in China sehr beliebten Anthologien ausländischer Literatur. In derartigen Sammlungen fanden Goethes Gedichte, aber auch Prosatexte sehr häufig Aufnahme. Einen Höhepunkt erreichte die Goethe-Rezeption in China anlässlich des 250. Geburtstags von Goethe im Jahr 1999; damals wurden in drei Großstädten Peking, Shanghai und Shijiazhuang jeweils eine fünf-, zehn- und vierzehnbändige Goethe-Ausgabe gedruckt.

Goethes große Verbreitung in China zeigt sich nicht allein in der vielfältigen Übersetzung und Veröffentlichung seiner Werke, sondern auch an der intensiven Goetheforschung, mit der Zielsetzung, gewisse zeit- und kulturbedingte inhaltliche und sprachliche Barrikaden zu überwinden und Goethes Werk dem chinesischen Leser näher zu bringen. Dabei handelt sich zunächst einmal um Biographien,<sup>17</sup> aber auch um Studien zu einzelnen Werken wie dem *Werther* 林亚光(1987), dem *Faust* 余匡复(1989) oder zu Goethes Lyrik (杨武能, Taiyuan 1989); die Monographie *Bewertung von Goethes berühmten Werken*, hrsg. von Gao Zhongfu 高中甫 (歌德名作欣赏 Peking 1995) ist eine Sammlung von Goethes Texten verschiedener Gattungen, begleitet mit ausführlichen Interpretationen und Kommentaren chinesischer Autoren. Bezüglich der Rezeptionsgeschichte sind vor allem zwei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en zu nennen (Gao 高中甫: 歌德接受史 1773-1945, Peking 1993; Yang 杨武能: 歌德与中国, Peking 1991). Studien zu Goethes Liebesbeziehungen konnten natürlich auch nicht ausbleiben, - wie z. B. *Goethe: Sie hat mich mit Liebesnetz gefangen* 歌德——她用罗网征服了我 von 邵思婵 (呼和浩特 1997). Schließlich möchte ich Ihnen das Rezept zur Lektüre von Goethes Dichtung nicht vorenthalten, welches der chinesische Dichter Lü Yuan bot. Er schrieb, „*Öfters wenn ein junger Leser leidenschaftlich einen Gedichtband Goethes in die Hand nimmt, hat er nicht die Befriedigung, wie er von einem Dichter mit so großem Namen erwartet hat. Dieses Phänomen soll analysiert werden. Einerseits liegt es an dem Reichtum der Tiefe und Breite sowie der dichten Systematik in Inhalt und Form. Es ist unmöglich, jene sofortige seelische Interaktion zu erzielen, die der Leser von einer trivialen Lektüre bekommt, es sei denn, dass er die notwendigen Vorkenntnisse besitzt. Andererseits verliert Goethes Dichtung, insbesondere die Lyrik, deren poetische Stimmung eng an den Wortlaut gebunden ist, durch Übertragung ein Stück weit ihren Glanz; das ist erfahrungsmäßig nicht zu vermeiden. So müssen wir beim Lesen von Goethes Gedichten etwas Geduld haben, sollten sie mehr und immer wieder lesen, vergleichen und nicht oberflächlich lesen, nicht beim ersten Versuch aufhören. Erst dann kann man vielleicht nach und nach den originalen und ursprünglichen Goethe verstehen.*“ (Lü Yuan, *Ausgewählte Goethe-Gedichte* 歌德诗选, Peking 2001, Vorwort).

Mit dieser Goethe-Renaissance ist natürlich eine Neubewertung seines Werks und seiner Persönlichkeit verbunden. Dabei wurde auch Engels Vorurteil über Goethe, das jahrzehntelang in der chinesischen Germanistik verbindlich war, in Zweifel gestellt. Der Goethe-Spezialist und Herausgeber der 14-bändigen Goethe-Ausgabe Yang Wuneng vermerkt: „Manche Thesen in diesem Text sind wirklich nicht ganz exakt und daher diskutabel und sollten deshalb nicht als unstrittige Einschätzung angesehen und unendlich zitiert werden.“ (Yang: *走近歌德* 1999, S.33). Dementsprechend ist das einst Goethe aufzuzwingende schmälernde Etikett von Konservatismus und Bourgeoisie kaum mehr zu sehen. Stattdessen kann man fast von einem Goethe-Kult reden. Er gilt als ein „heller Stern, der am Himmel der Kult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glänzt und über Zeit und Raum hinweg wirkt“. (歌德是十八世纪德国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 集诗人、小说家与剧作家的美誉于一身, 是德国所产生的最伟大的文学心灵. 他的名字几乎已成为德国文学的代表名称, 是世界文坛的不朽人物. 书注) Goethe ist die repräsentativste Persönlichkeit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 und einer der Großen der Weltliteratur. Er wird öfters in einem Atemzug mit Homer, Dante, Shakespeare und Cervantes genannt. Die starke Goethe-Rezeption in China spricht deutlich dafür, dass er auch in die Seele des chinesischen Volkes Eingang gefunden hat. Fast in

<sup>17</sup> 赵勇 赵乾龙 (沈阳 1998) und 李俊杰 (石家庄 1998).